

# 『我与云大』

——历史与档案学院

董雁伟 胡莹◎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 『我与云大』

——历史与档案学院

董雁伟 胡莹◎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昆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云大”：历史与档案学院 / 董雁伟, 胡莹编  
—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23  
ISBN 978-7-5482-4919-1

I. ①我… II. ①董… ②胡… III. ①云南大学历史  
与档案学院—校史 IV. ①G649.287.41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035896号

策划编辑：张丽华

责任编辑：张丽华

封面设计：任 微

# “我与云大”

——历史与档案学院

WO YU YUNDA  
——LISHI YU DANGAN XUEYUAN

董雁伟 胡 莹◎编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理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9.25  
字 数：150千  
版 次：2023年3月第1版  
印 次：202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2-4919-1  
定 价：38.00元

地 址：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650091  
发行电话：0871-65033244 65031071  
网 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ynup.com](mailto:market@ynup.com)

若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871-64167045。

## 目 录

## 第一编 峥嵘岁月：改革发展见证录

- 我与云大五十年 ..... 唐 敏 003
- 云南大学改革开放之杂忆散记 ..... 吕昭义 035
- 筚路蓝缕的十年 ..... 王晓珠 饶金枝 048



## 第二编 桃李葳蕤：东陆良师回忆录

- 抚今追昔忆师恩
- 回忆云大罗秉英和徐西华老师 ..... 杨纯柱 057
- 银杏树下好读书
- 忆罗秉英先生 ..... 苏国有 067
- 忆朱惠荣先生的治学 ..... 陈庆江 075
- 难报恩师张鑫昌 ..... 海类恩 081

001

## 第三编 风华正茂：校园生活感怀录

- 云南大学，我心中的圣地 ..... 李 槐 087



求学于云南大学，效力于云南大学	
——庆祝云南大学百年华诞杂忆 .....	谭茂森 091
忆昔作少年，风华正茂时	
——云南大学学习生活剪影 .....	周玲 98
云南大学记趣 .....	黄燕玲 102
坚守平凡 创造非凡 .....	王立群 105
乐园 校园 家园	
——我与云大 .....	王红光 109
几重山水初相逢，一瞥，最惊鸿 .....	易爱东 112
东陆园中的青春年华 .....	周宇青 115
遇见你，真好！	
——记忆中的云大 .....	施国芬 121
难忘 95 档专韶华时光 .....	贾永强 126
母校云大 别来无恙 .....	陈信 131
从东二院到东陆园 .....	杨洁 132
云南大学，梦想开始的地方 .....	王杰赵 134
不忘师恩 .....	郭胜溶 137

第一编 峥嵘岁月：

改革发展见证录



# 我与云大五十年<sup>①</sup>

唐 敏<sup>②</sup>

## 一、东陆园生活掠影

1962年秋季，我从昆明第一中学高中毕业，考取了云南大学历史系。当我手捧云南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心情无比激动。经历了艰辛和苦难的三年高中学习，我终于成为一名大学生，尤其是读了通知书背面的一篇介绍云南大学美丽的校园、厚重的历史和卓越的学术成就的美文后，我对云南大学就更加崇敬和向往了！

云南大学坐落于昆明翠湖之畔的商山之上。开学报到后，负责接待的高年级同学带我到了宿舍，宿舍安排在东陆园内的新四楼（即东方红宿舍，现位于一食堂对面）。安顿好后，这位同学热情地带我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并一一作了介绍。我们走出学生宿舍，对面便是学生食堂，食堂的侧面是一块很大的篮球场，篮球场的南边是一排很壮观的罗马式建筑，那是理科的化学馆、物理馆和生物馆，球场北边是学校的大礼堂和一栋栋独立的平房，这是新中国成立前留下的，已经很陈旧了，沿着大礼堂前的路走过去就是我们上课的教室——四合院（即现在的文渊楼片）。东陆园中最显眼的是理化生物馆前的那条笔直的银杏大道，已是初秋时节，金黄色的叶片零零散散地飘洒在地上。沿着银杏大道往南的缓坡转上去，有图书馆、至公堂、钟楼等建筑；而在道路旁，山坡上种了无数的西府海棠和樱花树，陪伴我的同学说，春天来临的时候，这里便是一片花海。漫步到最高处，便是云南大学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会泽院，如果你从翠湖旁的



<sup>①</sup> 从1962年考取云南大学历史系，至今已经一个甲子，除去毕业后赴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和在曲靖地区工作的十年外，我在云大学习、工作和生活已经有半个世纪，为纪念云南大学建校100周年，特写该文纪念之。

<sup>②</sup> 作者简介：唐敏，男，教授，云南大学历史系原主任。



正大门进校，抬头仰望，你便会看到这是一幢用红砖和石头建造的雄伟壮丽的法式建筑，沿着九十五级台阶登上去，便到了一块平台上，四根粗壮的罗马柱挺立在前，放眼望去，整个翠湖和昆明城尽收眼底。多么美的校园啊，这就是我们即将开始学习和生活的东陆园！

入学以后，正式上课前，我们听了系主任张德光先生和李挺先生的两个报告。张主任的报告较全面地介绍了云大的光辉历史，历史系的师资、专业特长和学术成就等；李挺先生的报告则重点给我们讲了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和怎样学好历史。听了两位先生的报告，他们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和殷切希望，使我满心喜悦，好似醍醐灌顶，高考前填报志愿时的迷茫顿时化解了。从此，我便喜爱起历史系和历史专业了。但真正让我真心实意地爱上历史系和历史专业，还是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历史系一位位教师渊博的知识和对教学的敬业精神的感染所致。

为我们授课的教师，每一位都是学识渊博和有学术专长的智者，他们在课堂上生动形象的讲述，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人类文明和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壮阔画面；他们用深邃的思想对历史现象进行透彻分析，引导我们去探寻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们授业解惑，教给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方法……而每一位教师的教学又各有特色，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给我们讲授世界古代史的武希辕先生，就像一位演说家，他授课从不看讲稿，总是来回地走动；每当讲到这节课的重点（高潮）时，他总是把嗓音提到高八度，手舞足蹈，大声地一字一句地表达出来，使你的注意力不得不集中，从而留下深刻印象。教授先秦史和秦汉史的马开樑先生则是另一种风格，他的讲授总是轻声细语，娓娓道来，十分严谨规范，一层一层地为你分析先秦史和秦汉史上各种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特点和影响，同样使你留下深刻印象。马开樑先生为了检查同学们课堂上听讲的情况，有时会在下课前十分钟，从他的大衣口袋中拿出一摞纸来，每人发一张，进行小测验。每当看到马先生来上课时口袋里鼓鼓的，有的同学便倍加小心，认真听讲。

讲授世界近代史的是张家麟先生和赵瑞芳老师。张家麟先生早年留学美国，曾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先生十分热爱社会主义祖



国，新中国成立不久，便放弃了在美国继续学习和工作的机会，1951年便返回祖国，一直在云南大学任教。先生的授课表面上听起来似乎很平淡，但内容却很深刻。先生讲课的特点一是不完全照搬教材的体系和论述，有时先生会补充一些西方著作中的史料和论述，以扩展同学们看问题的视野；特点之二是先生善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记得期末考试时先生出了一道大的论述题，即从法国大革命前法国的社会背景分析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我根据先生讲课的笔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史实，从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进行分析。考完后我向先生报告我答题的情况，先生表扬我答得很好，结果考试得了高分。张家麟先生最大的专长是对西亚史的研究和对西方历史著作的翻译，先生是云南大学西亚史研究的开拓者，曾翻译出版了《阿富汗史》《林肯传》等西方史学名著，尤其是先生的译著《阿富汗史》，197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受到史学界一致好评，至今仍有出版社再版。而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卡尔·桑德堡的《林肯传》是桑德堡花了大约三十年时间收集资料而写成的不朽之作，全书共5卷，中文版择其重要内容以一卷本出版，该书由北京和云南两地组织翻译，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78年以云京的笔名同时出版，先生是全书的最后统稿人，先生对书中涉及的大量史实和典故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并以注释的形式呈现于书中，为读者阅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该译著至今仍然是研究美国内战史和林肯的重要资料。讲授世界近代史的赵瑞芳老师，讲课时最大的特点是富于激情，记得讲授巴黎公社一章时，赵老师搜集了巴黎公社革命诗人殴仁·鲍迪埃用满腔热忱写下的《英特纳雄耐尔》以及其他一些歌颂巴黎公社的诗篇，让同学们在课堂上富有感情地朗读，然后赵老师又从理论高度对巴黎公社失败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一堂课下来使同学们对巴黎公社留下深刻的印象。

给我们讲授中国历史文选的是马忠民先生。中国历史文选是一门很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对于我们习惯于中学学习方法的一年级新生来说，这门课学起来十分枯燥。马忠民先生总是反复强调学习这门课的重要性。他说，历史研究必须依据史料的收集鉴别和解释才能进行，中国历史文选这门课程就是要教给大家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去开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大



门。马先生授课十分认真，最初他对一些史学名篇总是逐段逐句地讲解，尽力地帮助同学们扫除古汉语阅读的难关。随着课程的深入，先生便把讲授的重点放到了解题、校勘、考辨、训诂等文献学的基本方法上，使同学们受到良好的史学基本功的训练，受益匪浅。马忠民先生除了对教学的认真敬业外，给同学们最深的印象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长者。我在后来得知，马先生的表叔是国学大师姜亮夫，马先生自幼就得益于大师的教诲，随后在云大读书和任教时，又得到钱穆、刘文典、方国瑜、白寿彝等先生的指导，学术功底极为深厚。先生一生默默无闻、不追逐名利，潜心研究学问，在文献学和茶史等领域颇有建树，深受师生尊敬。

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史的是李为衡先生，李为衡先生是一位幽默风趣、思想活跃的老教师，他的课同学们都十分喜欢。先生在课堂上很注重启发同学们独立思考，每节课都讲得生动活泼、气氛活跃。有时先生在分析某些历史事件或评价某个历史人物时会穿插几句笑话或者一小段逸闻趣事，以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记得在评述太平天国后期将领李秀成时，先生绘声绘色地说：“李秀成忠王这顶帽子戴得热乎乎的，戚本禹这小子吃饱了撑着没事干，非要把忠王的帽子摘掉！”顿时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的领袖和军事统帅，他在一生中为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李秀成尽管有种种评论，但都是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康生的支持下，“四人帮”的御用文人戚本禹抛出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变节行为——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把李秀成打成叛徒，以便为后来大揪所谓党内的叛徒制造舆论。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凡是对戚文持异议者，都遭到迫害和打击，完全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先生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史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夜，全国掀起了大批判的高潮，政治氛围已经有些紧张，但先生并不惧怕政治压力，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先生极不赞成戚本禹文章中的观点，并在课堂上一一予以批驳。先生详细地给同学们介绍了李秀成作为支撑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立下的汗马功劳，以及学术界对《李秀成自述》的真伪和李秀成一生功过等问题的讨论情况。先生最后总结说，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一定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要把历史人物放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



考察，才能够对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价。因此，综观李秀成的一生，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他不失为太平天国革命一位杰出的农民领袖。听了李为衡先生的讲解，同学们不仅加深了对太平天国的了解，也启发了大家对一些学术问题的思考。

给我们授课的一些青年教师，水平也是很高的。譬如讲授隋唐史的朱惠荣老师，课堂上的讲授十分规范严谨，条理清楚，重点突出，按朱老师的讲授记下的笔记，几乎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除了课堂讲授的严谨外，朱老师还组织一些课外的辅导活动，如参观博物馆的文物、到学校图书馆古典书库、请古典书库的老师介绍历史文献典籍。教授世界现代史的张尚谦老师是从黑龙江大学调来支援云南大学的青年教师，他讲课时常常给同学们介绍一些与教材上论述不一致的学术观点，并发表自己的评论，他外语特别好，懂得英语、俄语两门外语，上课时总是抱一本大部头的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俄文版的十卷本《世界通史》，放在讲台上，时不时地从中摘录出一些史料或论述介绍给同学们。谢本书老师则是一位擅长于理论著述和创新的青年教师，在全国高等学校历史系中，他率先为我们班开出了新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并编成讲义（油印本）发给同学们，他的这本讲义后来经过不断的修改完善，与山东大学的教师合作，作为教育部指定的全国高校历史系的通用教材“史学概论”正式出版。教授“世界中世纪史”的黎家斌老师，对教学认真负责，课堂讲授严谨规范。黎老师除了上课外，还兼任历史系的行政秘书，并担任我们班的政治辅导员。黎老师当时是系上的年轻教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对政治辅导员的工作十分敬业，他经常深入到学生中，了解同学们的学习生活情况，由于班上同学大多来自农村，家庭都比较困难，黎老师总是积极地向系领导和学校反映，尽可能多地为同学们争取到国家发放的助学金。遇到哪位同学家庭发生变故而思想波动时，他总是耐心地找该同学谈心，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该同学安心学习。在与全班同学的相处中，黎老师不断地引导同学们树立远大理想，刻苦学习，打好扎实的基础，争取将来为历史科学做出贡献。

那时给我们授课的各位教师，不仅课堂教学认真，还十分注意课外与学生的交流，每门课除了正式上课外，每周还安排两节课的辅导时间，到



时教师都来到教室里，解答同学们的各种问题。对于同学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无论是课堂上的还是课外学习中遇到的，每位老师都给予认真的解答。记得我们班景学文同学曾向讲授元明清史的李英华先生询问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的问题，李英华先生便利用晚自习的辅导课时间，从文献记载、民间传说和文学戏剧等方面做了系统讲解。她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是比喻四大美女容貌的美丽传说。“沉鱼”西施是春秋时越国苎萝人，又称西子，传说其在河边浣纱时，其美貌映在水中，鱼儿看了竟被西施的美貌惊呆了，忘了游水而沉入河底，越王得之献给吴王夫差，后越王灭吴，西施随范蠡而去。此故事散见于《吴越春秋》《越绝书》《吴地记》等文献中。“落雁”王昭君，根据《汉书·元帝纪》《汉书·匈奴传》及《后汉书·南匈奴传》等记载，昭君为西汉元帝宫人，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帝许予昭君，以结和亲。传说昭君戎服乘马，携琵琶入塞，在北去的路上，昭君拨动琴弦，南飞的大雁听到这哀伤的琴声，又看到昭君的美貌，竟忘了扑动翅膀，跌落在地。呼韩邪死后，又嫁其子，传说死后葬于匈奴，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有昭君墓，也称青冢。“闭月”貂蝉，貂蝉原为古代王公显官冠上的饰物，是传说中三国时的美女，《三国志·吕布传》仅言吕布与董卓侍女私通，并未记名字。因此，貂蝉是小说《三国演义》塑造的艺术人物形象。传说貂蝉于月下焚香祷告上天，愿为主人王允分忧，空中的月亮因比不过貂蝉的美貌而害羞，藏到了云彩后面。羞花杨贵妃，据新旧唐书的《后妃传》记载，杨贵妃，唐蒲州永乐人，小名玉环，杨立琰之女，晓音律，善歌舞，初为寿王妃，后为女道士，号太真，入宫后得玄宗宠，封为贵妃。传说杨玉环初入宫，因见不到唐玄宗而愁眉不展，一次与宫女一起赏花，无意中碰到含羞草，宫女便说杨玉环的美让花草都自惭形秽。其兄杨国忠为相，败坏朝政。安史之乱，玄宗出逃，杨国忠在马嵬坡被杀，太真被迫缢死。李英华先生最后总结说，从以上文献记载表明，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其中有的是历史上存在的真实人物，有的是民间传说中的虚构，经过历代文人学士不断加工和创造，在传奇话本和文学戏剧中，塑造了四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而四大美女的传说便成了家喻户晓的动人故事。听了李英华先生的辅导课，同学们大开眼界，不仅被这些艺术形象感染，受到艺术美的熏陶，同时又增

长了不少文史知识。

除了通过辅导课为同学们答疑解惑之外，那时同学们与老师的联系十分密切，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课后随时都可以到老师家里，向老师请教。马开樑老师还针对我们的实际情况，把班上来自边疆地区的几位少数民族同学定期请到家里，盛情招待大家喝茶、吃糖果，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情况，解答学习中的问题。

历史系是一个学术名师云集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前就曾有不少的学术大师在这里执教。我们进校不久就听说历史系有“三座大山”，即长期从事边疆史地、地方史和民族史研究的方国瑜教授，从法国留学归来长期从事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的杨堃教授，以及长期从事民族学和民族史研究的江应樑教授。他们可以称得上是泰斗级的大学者，他们学术造诣很深，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他各个专业方向，也都聚集了一大批学术成就丰硕的教师。正是由于历史系具有如此深厚的学术底蕴，所以，历史系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历史系的教师不仅对教学敬业，而且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在大学期间我就亲身感受了历史系浓厚的学术氛围。历史系经常举行各类小型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的信息往往在系办公室的一块小黑板上发布，而且欢迎同学参加。记得一年级时我参加了杨堃先生为历史系教师和高年级同学作的一个学术报告会，内容是介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摩尔根是美国19世纪著名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杨堃先生的报告具体介绍了恩格斯是如何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其他一些材料探讨了人类古代社会制度的基本历史特征。这是一场高水平的学术报告，可惜那时我还是刚进校的一年级学生，知识的积累还远远不够，一些理论性的问题还听不懂，但至少有一点是认识到了，即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一部很重要的理论著作，它对我们研究人类的原始社会史和上古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二年级时我还参加了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举行的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那时李埏先生是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讨论会在-间教室里举行，参加的人不多，除了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全体教师外，还有少数学生参加旁听。记得讨论的题目是“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即中国的封建社会起于何时，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止的重大问题，当时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主





张，即“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记得讨论中李埏先生和大多数老师都主张“西周封建说”，而韩及宇先生却与大家的意见不一致，会上还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历史系像这样的学术报告会和研讨会经常举行，我们班的同学大都踊跃参加，虽然我们还没有能力和胆量与教师展开讨论，但参加这些活动使我们受益匪浅，它大大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启发我们去思考和探索历史问题。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那个时代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都必须遵循。为了实行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每学期都安排一至二周的劳动课，内容很广泛，如在学校环卫工人带领下清理校园内的厕所，到养猪场协助工人师傅养猪，或者到学校农场种地。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位男同学被分配到了环卫组，在工人师傅梁月卿的带领下，拉着一辆粪车去清理校园内所有厕所的粪池，然后又一车车地运到校外农场的大粪池里。参加环卫组劳动的最大好处，就是每天收工后可以到学校大门旁的教师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同学们最喜欢去的是养猪场，那时学校有两个养猪场，一个在体育场的东南角（现在的东二院附近），一个在苹果园内（现在的北学楼附近）。在养猪场劳动，总会遇到一两次宰杀生猪，这是我们最忙碌的一天，也是最快乐的一天，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证并亲自参与了杀猪。在工人师傅的吩咐下，我们把猪按倒，用绳子把猪的四脚捆得紧紧的，大家一齐动手把猪抬到案板上，死死地按住猪的腿，工人师傅用一把尖刀猛插进猪的脖子里，那猪拼命地吼叫挣扎，一会儿就无声无息了。分好的猪肉分别送到学校的各食堂，剩下的猪肝、猪下水等，工人师傅把它们洗净后炒了一大盘猪肝，猪下水则烩成一大锅，于是，一会儿香味飘满了整个猪场。到下班时，工人师傅把我们在猪场劳动的同学留下一同共进晚餐，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这对于我们这些馋学生来说是多么爽快啊！

最有趣的要算到龙潭农场的劳动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学校为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筇竹寺后山征用一千多亩的荒地（即现在的西山区团结乡境内），建了龙潭农场。二年级有一个学期的劳动课，我们全班同学都被安排到龙潭农场。清晨，大家背上行李，从西站乘车到黑林铺，下车后顺着玉案山一段崎岖的山路爬到山顶，再步行到农场。农场场部设在

狭长的山谷里，有一长排简易房子，房前有一个长长的打谷场。我们安顿好后，第二天便开始劳动，除了少数几个同学被分配去放羊和帮厨外，大多数同学都被分配去锄苞谷地。虽然每天的劳动很辛苦，但从校园里紧张的学习环境中来到这荒无人烟的深山之中，身心全放松了，过得十分愉快。晚饭过后，在校排球队员曾兴华的组织下，在农场的打谷场举行小组间的排球赛，没有排球网，同学们采来一捆蒿枝，用绳子拴成一长排，固定在两根木头上就成了绿色的排球网。整个傍晚，赛场上的拼杀声、场外喊加油的吼叫声和欢声笑语响成了一片，寂静的山谷顿时沸腾了起来。

两个星期的劳动结束了，学校通知要尽快赶回去，第二天要听报告。在一个周末的午饭后，大家背上捆好的行李，徒步往筇竹寺的方向走去。这一天天公不作美，当我们走到筇竹寺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大家为了尽早赶回学校，顾不了许多，继续沿着陡峻的山路走下去。不一会儿，电闪雷鸣，瓢泼大雨倾盆而下，在这前不沾村后不着店的山林中，找不到藏身避雨之处，大家只有冒着暴雨继续往山下走，不一会儿，一个个被雨淋得像落汤鸡似的，还有同学不断地滑倒在泥水之中。这时，身强力壮的劳动委员谭茂森同学用一根扁担把全班五位女同学的行李接下来，他一人担着往下走。女同学们一个拉着一个，有几个男同学在前后保护着，一步一步地往山下走去。走到黑林铺时，同学们个个全身湿透，浑身是泥，就像刚从泥水中捞出来的一样。当我们乘郊区公交车回到学校时，已经是傍晚时分，黎家斌老师看到大家如此状况，赶紧找了些红糖，去学生食堂熬了一大锅姜糖水，让大家暖暖身子。好在那时大家都年轻，身体素质好，经历了这场山林暴雨的洗礼后，竟然没有一人生病。

1964年秋季，我们升入了大学三年级。这时，我们的共和国渡过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大饥荒的阴影已经消失了，学校的生活越来越好，学生食堂已经不再定量，米饭放开了让同学们吃，全校学生都一律吃桌餐，每顿四菜一汤，顿顿有肉，同学们已经不再是入学时面黄肌瘦的样子，个个变得红光满面，健康壮实。学习上由于系领导和班主任的积极引导，更由于历史系各位老师的精心培育，整个班集体形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大家刻苦努力，积极探索学习中的问题，有的同学已经敢于在课堂讨论中或是与老师的交流中，大胆地提出自己对某些历史问题的看法。同学们不满足于





教材的学习，开始接触一些历史文献典籍，只要下午无课，大多数同学便集中到历史系的参考室，借阅各类学术期刊。一些同学还把积攒下的零花钱用于购买历史类的学术著作。这其中尤其让我钦佩的是平建有同学，他家庭特别困难，母亲年轻时就守寡，一位农村妇女把他兄弟二人抚育成人并考取大学。他在大学期间靠领甲等助学金生活，没有零花钱，为了买一本他心爱的书《康熙字典》，到星期天就停伙饿一天，退得几毛钱的伙食费，买一两炒豆充饥，余下的积攒起来去买书。正是有了这样良好的学习风气，全班同学的学习进步很大，凡是给我们班上过课的老师，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我们班是近几年来最优秀的一个班，是很有希望的一个班集体（在后来的发展中，全班三十一位同学中，有九位同学成了全省各高校的大学教授，有八位同学成了地厅级领导干部，其他同学也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四年级上学期，全校举行了“三好”学生评选，我们班有三位同学，即刘盛全、林超民和我被评为了全校的“三好”学生，学校颁发了奖状，并上了学校三好报的光荣榜。

那时，学校的文艺体育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球场上挤满了锻炼的同学，全校性的和校际间的篮排球比赛经常举行。历史系的篮排球水平在全校都是很高的，我们班的曾兴华同学还进了校排球队，成为主力队员。文艺方面，校学生会会有一个文工团，无论是音乐还是舞蹈，其水平都不亚于专业团队。历史系在文艺方面在全校也很突出，我们班的杨兆荣同学通过考试进了校文工团乐队，成为一名笛子演奏员。记得历史系还排演过一个大型的四幕话剧《候鸟》，该剧由董孟雄老师担任导演，师生同台演出，自己制作道具，办公室的办事员张秋痕老师和高年级的徐晓英同学担当主演。话剧公演后轰动了全校，还受邀赴昆明医学院等高校巡回演出。

在经济形势好转的同时，在思想政治领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中国除了继续受西方国家的封锁外，与苏联的同盟关系彻底破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上展开了激烈的大论战。从1963年9月6日发表《苏共领导同志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开始，到1964年7月14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为止，中共中央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先后发表了